續資治通鑑

續資治通鑑卷第六十三

賜進士及第兵部尚書兼都察院右都御史總督湖北湖南等處地方提督軍務兼理糧餉世襲一等輕車都尉畢沅編輯

宋紀六十三 起旃蒙大荒落正月盡十二月凡一年

英宗體乾應歷隆功盛德憲文肅武睿聖宣孝皇帝

治平二年遼咸雍元年 春正月辛酉朔遼羣臣上遼主尊號曰聖文神武全功大略廣智聰仁睿孝天祐皇帝改元咸雍大赦冊梁王濬爲皇太子百官賜級有差甲子遼主如魚兒濼

始朝廷遣王無忌齎詔責夏國主諒祚諒祚遷延弗受詔而因其賀正使荔茂先附表自言起

兵之由歸罪於邊吏辭多非實丁卯復以詔戒其侵擾諒祚終弗聽　以編排中書諸房文字王廣淵直集賢院帝在藩邸廣淵因帝左右時君卿獻其所爲文及書札故有是命知諫院司馬光言廣淵雖薄有文藝其餘更無所長於士大夫間好奔競善進取稱爲第一鄉以初任通判排編中書文字二年之間堂除知舒州薦紳已相與指目爲僥倖今既留不行又驟加美職安得不取外朝怪惑陛下方涖政之初欲簡拔天下賢才置諸不次之位以率厲羣臣而執事之臣不能稱陛下之意前此用皮公弼權發遣三司判官今又用廣淵直集賢

院將何以使天下之人尚廉恥之節崇敦厚之風乎光
凡再論列訖不報　癸酉參知政事歐陽修言諒祚猖
狂漸違誓約禁備之計先在擇人而自慶歷罷兵以來
當時經用舊人雖戶部侍郎致仕孫沔尚在沔守環慶
養練士卒招撫蕃夷恩信最著今雖七十聞其心力不
衰飛鷹走馬尚如平日雖中間曾以罪廢然棄瑕收使
正是用人之術欲乞朝廷察訪特加獎用庶可備一方
之寄詔以沔爲資政殿學士知河中府　禮院奏請自
今文武臣薨卒嘗輟朝者皆輟聞喪之明日從之　丁
丑賜許蔡二州錢鈔十萬貫令和糴以救饑民仍命爲

部員外郎李希逸提舉　壬午命供備庫副使孟淵等十九人往開封府界及京東西淮南路募兵司馬光言國家患在兵不精不患不多夫兵少而精則衣糧易供公私充足一人可以當十遇敵必能取勝多而不精則衣糧難贍公私困匱十人不足當一遇敵必致敗亾此利害之明如白黑不為難知也邊鄙之臣無它材略但求添兵在朝之臣又恐所給之兵不副所求它日臨事或敗歸咎於已是以不顧國家之匱乏只知召募取其虛數不論疲軟無所施用此羣臣容身保立苟且目前之術非為朝廷深謀遠慮經久之畫也臣願陛下速降

指揮應在京及諸路益宜罷招禁軍但選擇將帥訓練舊有之兵以備禦四夷不患不足其災傷之處州縣不得妄招饑民以充廂軍但據所有斗斛救濟農民俟向後稍豐使各復舊業則天下幸甚　甲申以太常博士集賢校理邵亢爲直史館潁王府翊善同判司農寺令於皇子兩位供職帝嘗召對羣玉殿訪以世務曰學士眞國器也　庚寅遵命羣臣遇正旦及重午冬至別表賀東宮　二月辛丑以三司使給事中蔡襄爲端明殿學士禮部侍郎知杭州初帝自濮邸立爲皇子中外無閒言旣卽位以服藥故皇太后垂簾聽政宦官宮妾爭

相熒惑并謂近臣中亦有異議者外人遂云襄嘗有論議然莫知虛實帝聞而疑之數問襄如何人一日因其請朝假變色謂中書曰三司掌天下錢穀事務繁多而襄十日之中在假者四五何不別用人韓琦等共奏三司事無缺失罷之無名今要求一材識名望過襄者亦未有歐陽修又奏襄母年八十餘多病襄但請朝假不赴起居耳日高後即入省亦不廢事然每奏事語及三司帝未嘗不變色及諒祚攻擾涇原帝遂督中書以邊事將興軍須未備三司當早擇人琦等初尚救解繼知帝意不回因奏待襄陳乞可以除移初傳者多端或云

帝入宮後親見奏牘至是因褒請罷琦遂質於帝帝曰內中不見文字然在慶寧卽已聞之琦曰事出曖昧虛實未明乞更審察苟令褒以飛語獲罪則今後小人可以傾陷善人難立矣曾公亮曰京師從來喜爲謗議一人造虛眾人傳之便以爲實前世以疑似之言害陷忠良者非惟臣下被禍乘與國家爲患修曰陛下以爲此事果有否帝曰雖不見其文字亦安能保其必無修曰疑似之謗不唯無迹可尋就令迹狀分明猶須更辨眞僞先朝夏竦欲害富弼令其婢學石介字體久之學成乃僞作介爲弼撰廢立詔草賴仁宗聖明弼得保全臣

至和初免喪至闕下小人有嫉忌臣者僞撰臣乞沙汰內官奏稾傳布中外內臣無不切齒亦賴仁宗保全至今以此而言就令有文字猶須更辨眞僞況無迹狀邪琦及公亮又各進說帝曰告訴者因何不及它人遂命襄出守以龍圖閣學士工部侍郎呂公弼權三司使至和初公弼爲羣牧使帝在藩邸嘗得賜馬給使吏以馬不善求易之公弼曰此朝廷近親且有素望宜避嫌不可許至是公弼奏事帝曰朕往在宮中卿不欲與朕易馬是時朕固已知卿矣公弼頓首謝帝又曰卿繼蔡襄爲使襄主計訴訟不以時決頗多留事卿何以處之公

弼知帝不悅襄對曰襄勤於事未嘗有曠失恐言者妄耳帝諭以公弼爲長者　癸卯樞密副使王疇卒帝臨奠賜白金二千兩贈兵部尚書諡忠簡　丙午降陝西轉運使光祿卿陳述古爲少府監知忻州坐權知渭州日擅移涇原副總管劉幾權知鳳翔并劾幾罪案問多失實故也　賜禮部奏合格進士明經諸科鄱陽彭汝礪等三百六十一人及第出身　丁未錄四　丁巳翰林學士王珪等奏準詔詳定禮院及同知禮院呂夏卿禘祫異議請如禮院所議今年十月祫明年四月禘如夏卿所議罷今年臘祭從之　以翰林學士中書舍人

賈黯爲給事中權御史中丞周孟陽王廣淵以藩邸之舊數召對黯言俊乂滿朝未有一被召者獨召親舊一二人示天下以不廣請如太宗故事召侍從館閣之臣以備顧問帝嘗從容謂黯曰朕欲用人少可任者黯對天下未嘗乏人顧所用如何耳退而上五事一知人之明二養育以漸三材不求備四以類薦舉五擇取自代

以禮部郎中兼御史知雜事龔鼎臣爲集賢殿修撰知應天府初鼎臣爲宰相韓琦所善翰林學士吳奎欲舉御史賈黯不肯奎爭不能得乃止既而以都官員外郎換起居舍人知諫院遂知雜事在言職少建白至是

出之其後帝欲用王廣淵爲諫官曰近歲諫官御史多不職如龔鼎臣乃未嘗言事也（攷異）李燾曰據鼎臣本傳言事亦不少英宗云未嘗言事疑本傳有所緣飾也　己未起復前禮部侍郎樞密副使吳奎領故官職奎固辭不許遣其子大理評事璟奉表懇辭帝意必起之韓琦曰近年兩府大臣文彥博賈昌朝富弼各乞終喪奎必不肯起歐陽修曰若邊境有急金革從事則不容免帝曰方此西邊未寧奎何自遂其私邪乃召璟於延和殿面諭齋詔賜奎奎終辭帝許之詔月給奉錢之半固辭不受　三月丁卯詔貢院經殿試進士五舉諸科六舉經省試進士六舉諸科七舉今不

合格而年五十以上者第其所試爲三等以聞乃以進士孫京等七人爲試將作監主簿餘三十八人爲州長史司馬文學　帝初即位命殿中丞判司天監周琮等作新歷三年而成琮言崇天歷氣節加時後天半日五星之行差半次日食之候差十刻既而中官正舒易簡與監生石道李遘更陳家學於是詔翰林學士范鎮諸王府侍講孫思恭國子監直講劉攽攷定是非上推尚書辰弗集於房與春秋之日食參今歷之所候而易簡道遘等所學疏闊不可用新術爲密乃賜名明天歷琮等各遷兩官其後明天歷亦不可用琮等皆奪所遷官

辛未新除侍御史知雜事呂誨以嘗言中丞賈黯過失辭職黯奏曰誨初得御史乃臣與孫抃等五人薦舉臣等知其爲人方正謹厚今玆擢用甚允衆望臣與其事必能協濟伏望趣令就職詔以諭誨誨遂受命因言歷代設耳目之官以輔人主之不逮凡事宜辨論是非稍涉欺妄當行重責不當置其言而不用使之沮辱在賢者則死而後已不賢者翻然以思動爲身謀悠悠皆是矣假如朝廷之事臺諫官不得預聞及其政令旣下方始得知比正其所失則曰已行之命難以追改是執政之臣常是取勝耳目之官與不設同也又聞近日臣

係建議以先帝臨政信任臺諫官所陳已行之事多有
追奪欲陛下矯先帝之爲凡事堅執不可易行一繆令
進一匪人倡言於外日出自清衷人必不敢動揺果有
之是欲窒塞聖聰使拒諫遂事豈公忠愛君之人哉臣
嘗覩奉德音指緘默者甚衆然終不聞有所誠厲竊謂
陛下好問過於虞舜但未嘗察其言耳求治有如漢宣
但未嘗責其實耳臣旣未得去敢不以言責自任望陛
下旣問之嘗察其言旣用之嘗責其實無俾左右蔽惑
聰明言事之官時有懲勸則人無苟且職事皆舉矣
辛巳翰林學士王珪奏權御史中丞賈黯前以學士同

修撰仁宗實錄自領臺憲不復入院望令仍舊供職從之　壬午禮院奏近依國朝故事詳定仁宗大祥變除服制以三月二十九日祥六月二十九日禫除至七月一日從吉已蒙降敕臣等謹案禮學王肅以二十五月爲畢喪而鄭康成以二十七月通典用康成之說又加至二十七日終則是二十八月畢喪而二十九月始從吉蓋失之也天聖中定五服年月敕斷以二十七月今士庶所同遵用夫三年之喪自天子達於庶人不宜有異請以三月二十九日爲大祥五月擇日而禫六月一日從吉從之　丁亥遼以知興中府楊績復知樞密

院事　己丑賜越州上虞縣朱回女家絹三十匹米二十斛朱母早亡養於祖媼方十歲里中朱顏與媼競持刀欲殺媼一家驚潰獨朱號呼突前擁蔽其媼手挽顏衣以身下墜顏刀曰寧殺我毋殺媼也媼以故得脫朱連被數十刀猶手挽顏衣不釋顏忿恚斷其喉以死事聞故有是賜　帝嘗問輔臣天下金穀幾何韓琦等俱以對因問冗兵之費倍於曩時何也歐陽修曰自西事以來邊臣廣爲守備既增置軍額則歲費益多又問祖宗綏懷如此尚有倔強者琦曰國家意在息民故示大體含容之耳　知制誥祖無擇言中書省不當在東乞

與門下省對移從之　夏四月辛卯遼以知樞密院事張嗣復有疾改知興中府　戊戌詔禮官及待制以上議崇奉濮安懿王典禮以聞宰臣韓琦等以元年五月奏進呈故也　庚子遼主清暑於特古里舊作掩古烈今改

辛丑詔監司知州歲薦所部吏務在得人不必充所限之數先是御史中丞賈黯言今京朝官至卿監凡二千八百餘員而吏部奏舉磨勘選人未引見者至二百五十餘人臣不敢遠引前載且以先朝事較之方天聖中法尚簡選人以四考改官諸路使者薦部吏數未有限而在京臺閣及常參官嘗任知州通判雖非部吏皆得

薦時磨勘改官者歲才數十人後資攷頗增而知州薦吏視屬邑多少裁定其數又常參官不許薦士其條約比天聖漸密而改官者固已衆矣然磨勘應格者猶不越旬日引對未有待次者皇祐中始限監司奏舉之數其法益密而磨勘待次者已不減六七十人皇祐及今才十年耳而猥多至於三倍向也法疏而其數省今也法密而其數增此何故哉正在薦吏者歲限定員務充數而已如一郡之守歲許薦五人而歲終不滿其數則人人以爲遺已當舉者[illegible]謗畏譏欲止不敢此薦者所以多而眞才實廉未免恩於無能也謂宜明詔天下使

有人則薦不必滿所限之數帝納其言故降是詔　丙午奉安仁宗御容於景靈宮孝嚴殿　五月癸亥以資政殿學士禮部侍郎知太原府陳旭爲樞密副使呂誨言先朝任陳旭時臣與唐介范師道趙抃王陶言其姦邪不當置於二府封章交上醜迹皆著而外則近臣主張內則宦官引援韓琦極力爲地富弼依違不決凡論列半年旭出知定州臣等謫斥江外事旣兩罷曲直不斷人言沸騰近崇政殿奏對承奉德音謂旭有才人或言其姦邪者不數日遽聞除命豈有中外言其姦邪明哲知而復用臣竊謂大臣極力引薦陛下不得已而用

之耳唯冀清衷更賜沈慮旭之進退繫於宸斷　以兵部員外郎祕閣校理蔡抗兼起居舍人充史館修撰同知諫院抗初爲睦親宅講書出入宮邸不受饋遺帝器重之請於濮安懿王願得與游每見必衣冠盡禮義兼師友及親政即問抗安在抗時爲廣東轉運使亟召判都理欠憑由司抗未至帝每見春使南來者輒問之及入對面語日旰曰卿乃朕故人朕望於卿者厚勿以常禮自疏也居數月遂有是命　以翰林學士權知開封府馮京爲陝西安撫使代陳旭也　戊辰詔曰朕蒙先帝遺烈嘉與公卿大夫厲精爲治屬天下承平日久內

外因循惰職者衆未聞推利及民盡心憂國者也徒累積歲月以幸其進又沽飾名譽以徼所知其可道者亦不過務在簿書期會之閒朕何望焉夫緘默苟偷者弗懲則端良敢濟者亾以勸朕持賞罰之大公固將必行之百執事其易慮孜孜各修厥職以稱朕意　辛未以東上閤門使劉几知鄜州几初權涇原副都總管與陳述古交訟既罷而代几者遂發几過用公使錢詔几赴永興軍聽劾權御史中丞賈黯言國家任用將帥當責以禦邊捍寇之效細故小惡皆宜略之則可以得其死力太祖時天下未定李漢超等一十四人分捍三邊皆

十數年不易舉其州征榷之利皆以與之仍聽其貿易
免所過征稅軍士無小大皆許便宜以故漢超等得成
功名而二十年間無西北之憂慶歷中陝西用兵頗失
此術邊臣用公使錢微有過則爲法吏繩以深文如尹
洙張亢滕宗諒是也今西戎叛擾陛下方當以恩威御
諸將所宜思太祖之得人而懲近事之失體如几者茍
無大過願赦而不問帝納其言故有是命　丙子賈黯
奏近者皇子封拜並除檢校太傅案官儀太師太傅太
保是爲三師子爲父師於義不可前世因循失於釐正
請自今皇子及宗室屬卑者皆毋兼師傅官隨其遷序

改授三公下兩制議請如踏奏而中書亦謂自唐以來
親王無兼師傅者國朝以三師三公皆虛名故因而授
之安正其失詔可且令已受命者異時加恩改授　辛
巳夏遣使貢於遼　甲申命宰相韓琦曾公亮權秉樞
密院公事富弼在告故也弼自去冬以足疾臥家至是
章二十餘上乞補外郡帝終不許　丙戌樞密院編機
要文字九百八十一冊以進賞執事者有差　六月辛
卯以江東轉運判官屯田員外郎范純仁為殿中侍御
史太常博士權發遣鹽鐵判官呂大防為監察御史裏
行近制御史有闕則命翰林學士御史中丞知雜事迭

舉二人而帝自擇取一人爲之至是闕兩員舉者未上
內出純仁大防名而命之大防藍田人也大防首言綱
紀賞罰未厭四方之望者有五進用人臣而權不歸上
大臣疲老而不得許退夷狄驕蹇而不擇將帥議論之
臣裨益闕失而大臣沮之疆埸左右之臣敗事而被賞
舉職而獲罪者又論富弼病足請解機務章十數上而
不納張昇年幾八十乞骸骨而不從吳奎有三年之喪
召其子而呼之者再遣使而召之者又再程戡辭老不
堪邊任亦不許竊以爲陛下欲盡君臣之分使病者得
休喪者得終老者得盡其餘年則進退以禮亦何必過

爲虛飾使四人之誠不得自達耶　癸巳羣臣表請聽樂弗許五上表乃許之　初絳州團練使楊遂爲新城巡檢救濮王宮火帝識其面目於是侍衛司闕帥帝首出遂姓名擢登州團練使步軍都虞候　己亥詔自今三司久任判官不得別舉職任　壬寅提舉在京諸司庫務王珪等奏都官郎中許遵編修提舉司幷三司類例一百三十冊詔行之以在京諸司庫務條式爲名遵泗州人也　己酉以莊宅使張利一爲皇城使知雄州兼河北沿邊安撫使代皇城使李中祐也以中祐權定州路總管司馬光言近聞契丹之民有於界河捕魚及

於白溝之南翦伐柳栽者此乃邊鄙小事何足介意而
朝廷以前知雄州李中祐不能禁禦另選州將以代之
臣恐新將之至必以中祐爲戒而妄殺彼民則戰鬭之
端往來無窮矣望陛下嚴戒北邊將吏如漁船柳栽之
類止可以文牒整會道理曉諭使其官司自行禁約不
可以矢刃相加若再三曉諭不聽則聞於朝廷專遣使
臣至其王庭與之辨論曲直亦無傷也若又不聽則莫
若博求賢才增修政事待公私富足士馬精彊然後奉
辭以討復漢唐之土宇與其爭漁柳之勝負不亦遠哉
命試校書郎孫侔試將作監主簿常秩前亳州衛眞

縣主簿王回皆爲忠武軍節度使推官倅知來安縣秩
知長社縣回知南頓縣倅等皆以文行知名爲知制誥
沈遘王陶等所薦命下而回卒倅秩皆辭不赴　初議
崇奉濮安懿王與禮翰林學士王珪等相顧莫敢先天
章閣待制司馬光獨奮筆立議議成珪即敕吏以光手
稾爲案其議曰謹案儀禮爲人後者爲之子不敢復顧
私親聖人制禮尊無二上若恭愛之心分施於彼則不
得專壹於此故也是以秦漢以來帝王有自旁支入承
大統者或推尊父母以爲帝后皆見非當時貽譏後世
況前代之入繼者多於宮車晏駕之後援立之策或出

母后或出臣下非如仁宗皇帝年齡未衰洪惟宗廟之重祗承天地之意於宗室中簡拔聖明授以大業濮安懿王雖於陛下有天性之親顧復之恩然陛下所以負扆端冕富有四海子子孫孫萬世相承者皆先帝之德也臣等竊謂今日所以崇奉濮安懿王典禮宜準先朝封贈期親尊屬故事高官大國極其尊崇譙國襄國太夫人仙游縣君亦改封大國太夫人攷之古今實爲宜稱議上中書奏王珪等議未見詳定濮王當稱何親名與不名於是珪等議濮王於仁宗爲兄於皇帝宜稱皇伯而不名如楚王涇王故事時議者或欲稱皇伯考天

章閣待制呂公著曰眞宗以太祖爲皇伯考非可加於
濮王也中書又奏案儀禮爲人後者爲其父母報及案
令文與五服年月敕並云爲人後者爲其所後父母斬
衰三年爲人後者爲其父母齊衰期卽出繼之子於所
繼所生父母皆稱父母又漢宣帝光武皆稱其父爲皇
考今王珪等議稱皇伯於典禮未見明據請下尚書省
集三省御史臺官議詔從之執政意朝士必有迎合者
而臺諫皆是王珪等議論洶洶未及上太后聞之辛亥
內出手書切責韓琦等以不當議稱皇考而琦等奏太
后以珪等議稱皇伯爲無稽且欲緩其事須太后意解

甲寅降詔罷尚書省集議令有司博求典故務合禮經以聞翰林學士范鎮時判太常寺卿率禮官上言漢宣帝於昭帝為孫光武於平帝為祖則其父容可以稱皇考然議者猶或非之謂其以小宗而合大宗之統也今陛下既考仁宗又考濮安懿王則其失非特漢宣光武之比矣凡稱帝若皇若皇考立寢廟論昭穆皆非是因具列儀禮及漢書論議魏明帝詔為五篇奏之執政得奏怒召鎮責曰詔書云當令檢詳奈何遽列上邪鎮曰有司得詔書不敢稽留即以聞乃其職也奈何更以為罪乎於是臺官自中丞賈黯以下各有奏乞早從王珪

等議侍御史知雜事呂誨言朝廷既知議論不一當辨
正是非參合衆意明所適從豈可事未有定遽罷集議
還付所司詔命反復非所以示至公於天下也漢宣光
武皆稱父爲皇考者二帝上承本宗皆非旁繼與今事
體略不相類據王珪等議濮安懿王於仁宗皇帝其屬
爲兄於皇帝合稱皇伯而不名於禮得矣及引元佐元
儼稱皇兄皇叔之類皆本朝典禮安得謂之無據竊原
敕意直欲加濮安懿王爲皇考與仁廟同稱此事非出
淸衷必佞臣建白苟悅聖情二三輔臣不能爲陛下開
陳正論又將啟其閒隙違背禮義惑亂人情忘先帝之

脅荷陷陛下於非正得爲忠乎伏望陛下別降詔旨以王珪等議爲定取前後所獻不一之論盡降出外辨正是非明其有罪置之於法可以渙釋羣疑杜絕邪論誨前後三奏皆留中不行（考異）李燾曰誨前奏以六月二十九日丁卯上後二奏不得其時今並附六月末 司馬光言政府言儀禮令文五服年月敕皆云爲人後者爲其父母即出繼之子於所生皆稱父母臣案禮法必須指事立文使人曉解今欲言爲人後者爲其父母之服若不謂之父母不知如何立文此乃政府欺罔天下之人謂其皆不識文理也又言漢宣帝光武皆稱其父爲皇考臣案宣帝承昭帝之後以孫繼祖

故尊其父爲皇考而不敢尊其祖爲皇祖考以其與昭穆同故也光武起布衣誅王莽親冒矢石以得天下名爲中興其實刱業雖自立七廟猶非太過但稱皇考其謙損甚矣今陛下親爲仁宗之子以承大業傳曰國無二君家無二尊若使尊濮王爲皇考則置仁宗於何地乎政府前以二帝不加尊號於其父祖引以爲法則可矣若謂皇考之名亦可施於今日則事恐不侔設使仁宗尚御天下濮王亦薨稱當是之時命陛下爲皇子則不知謂濮王爲父爲伯若先帝在則稱伯殁則稱父臣計陛下必不爲此也以此言之濮王當稱皇伯又何疑

焉願陛下上稽古典下順衆志以禮崇奉濮安懿王如珪等所議　樞密使戶部尚書同平章事富弼累上章以疾求罷至二十餘上帝固欲留之不可秋七月癸亥罷爲鎭海節度使同平章事判河陽初除僕射及使相弼入上章乞以本官出守不從將行又乞罷使相或僕射一官許罷僕射而改制焉　丙寅詔曰事有先後故制有隆殺禮有重輕故用有豐約凡郊廟所以奉天地祖宗者宜如故事若乘輿服御之費其務減省　丙子放宮女百八十人　遼主以太后射獲熊賞賚百官有差　丁丑太白晝見　戊寅觀文殿大學士尚書左丞

賈昌朝卒帝幸其宅奠之贈司空兼侍中諡曰文元御
篆墓碑曰大儒元老之碑昌朝在侍從多得名譽及執
政以結宮人宦官數爲諫官御史所攻云　己卯羣臣
上尊號曰體乾膺歷文武睿孝皇帝詔答不允　庚辰
以淮南節度使兼侍中文彥博爲樞密使初彥博自河
南入見帝謂曰朕在此位卿之力也彥博對曰陛下登
儲纂極乃先帝聖意皇太后協贊之功臣何與焉帝曰
備聞始議卿於朕有恩彥博遜避不敢當帝曰暫煩西
行卽召還矣彥博行未至永興亟有是命又遣中使促
之樞密使吏部侍郎張昇罷爲彰信節度使平章事判

許州昇久在病告求罷凡七上章乃得請先是韓琦曾公亮欲遣歐陽修爲樞密使將進擬不以告修修覺其意謂兩人曰今天子諒陰母后垂簾而二三大臣自相位置何以示天下兩人服其言遂止及昇去位帝遂欲用修修又力辭不拜　辛巳以權三司使龍圖閣學士工部侍郎呂公弼爲樞密副使公弼上言諫官御史耳目之官比來言事罕見采用非所以達四聰也陛下當以政事責成大臣而委視聽於臺諫非其人則黜之如此則言路通而視聽廣矣　以端明殿學士知成都府韓絳權知開封府尋遷三司使絳在成都凡再歲始張

詠鎮蜀時春糴米秋糴鹽官給券以惠貧弱歲久券皆轉入富室絳創除舊籍召貧民別予券且令三歲視貧富輒易之豪右不得逞蜀與夷接邊人伐木境上數侵爭因下令禁伐木又以兵守黎崖閉絕蕃部往來就威茂交易異時內侍使蜀使酒場吏主貰賣因倍取以資費絳奏請加禁約帝敕內侍省著爲令毋行必申戒焉及在三司又請以川峽四路田穀輸常平倉而隨其事任道里差次給直以平物價帝歎曰衆方姑息卿獨不徇時邪即行之內諸司吏有干恩澤者絳執不可帝曰朕初不知當爲卿改而干者不已絳執議堅因爲帝言

身犯衆怒懼有飛語帝曰朕在藩邸頗聞有司以國事爲人情鄉所守固善何憚於讒先是宮中所用財費悉以合同憑由取之緣請有例者悉付有司於是三司始得會計　以知制誥沈遘爲龍圖閣直學士權知開封府遘爲人輕俊明敏通達世務前知杭州民或貧不能葬給以公使錢嫁孤女數百人倡優養良家女者奪歸其父母接遇士大夫多得其歡心部吏皆樂傾盡爲之耳目刺里巷長短纖悉必知故事至立斷衆莫不駭伏小民有犯情稍不善不問法輕重輒刺爲兵姦猾屛息時鞠眞卿提點刑獄欲案其事移州詰問遘爲稍弛所

刺李給以公據復爲民會遴召還眞卿亦能去事遂寢議者以其嚴比孫沔然沔雖苛暴銳於懲惡至遴護人亦懼焉其治開封如治杭晨起視事及午事畢出與賓舊往還從容談笑以示有餘士大夫交稱其能逾月加龍圖閣學士尋遷翰林學士以母喪去位遴卒（攷異李燾曰遴遷翰林學士在三年九月卒在四年九月今并書）

八月庚寅大雨辛卯地涌水壞官私廬舍漂殺人畜不可勝數帝御崇政殿宰相而下朝參者十數人而已詔開西華門以泄宮中積水水奔激東殿侍班班屋皆摧沒

甲午命鹽鐵副使楊佐等提舉修諸軍班營屋虞部郎中來令孫等八人就

賜水死諸軍民錢葬祭其無主者　乙未下詔求直言

司馬光疏曰頃暴雨大至川澤皆溢都城摧圮廬舍覆没殆盡死於厭溺者不可勝紀此乃非常之大災意者陛下於舉動循守之間萬一有所未思乎敢以愚慮言之葢有三焉竊惟皇太后保育聖躬在於襁褓陛下入承大統初得疾時外間傳言皇太后於先帝梓宮前爲陛下叩頭祈請額爲之傷此豈可謂無慈愛之心於陛下哉不幸爲讒賊之人交相離間遂使兩宮之情介然有隙陛下爲人之子就使皇太后有不慈於陛下安可校量曲直遂生忿恨而於愛恭之心有所不備乎先

帝擢陛下於衆人之中自防禦使升爲天子以一后數
公主屬於陛下而梓宮在殯已失皇太后歡心長公主
數人皆屏居閒宮希曾省見此陛下所以失人心之始
也先帝天性寬仁重違物議晚年嬰疾厭倦萬幾遂以
天下之事悉委之兩府取舍黜陟未必皆當及陛下即
位皆謂必能收取威福進賢退惡使海內廓然立見太
平而陛下盡事謙遜深自晦匿凡百奏請不肯與奪知
人之賢不能舉知人之不肖不能退知事之非不能改
知事之是不能從大臣專權甚於先朝率意差除無所
顧忌此天下所以重失望也國家置臺諫之官爲天子

耳目防大臣壅蔽朝廷政事皆大臣裁定施行而臺諫或以異議干之陛下當自以聖意察其是非可行則行可止則止今乃復付大臣彼安肯以己所行為非以它人所言為是乎陛下獨取拒諫之名大臣坐得專權之利四方懷忠之士皆望風結舌此天下所以又失望也願陛下上稽天意下順人心於此三者皆留聖意奉事

皇太后愈加孝謹務得歡心諸長公主時加存撫無令失所總攬大柄勿以假人選用英俊循名責實賞功罰罪舍小取大延納讜言虛心從善而皆行以至誠則人心既悅天道自和矣呂誨言五行志曰簡宗廟廢祭祀

水不潤下乃者濮安懿王一事始議或將與仁廟比崇終罷追封不及燕王之例禮失中而孝不足是亦幾乎慢也京房傳曰饑而不損茲謂大荒厥災水去冬及春許穎等郡大荒臣謂尚方不急之用後苑淫巧之作宜加裁減以崇儉約量入制用正枉今日又曰辟遏有德厥災水茲有德之人壅遏而不用也今前席詳延無非藩邸之舊清涂進用皆出權幸之門忠良之人寧無體解古者以功績舉賢則萬化成而瑞應著後世以毀譽取人故功業廢而災異至陛下當翼翼循思追救其失庶幾消復之理也呂大防言雨水爲患此陰乘陽之沴

因陳八事曰主恩不立臣權太盛邪議干正私恩害公
盜寇逆謀盜賊恣行羣情失職刑罰失平　丙申遂以
客星犯天廟命諸路備盜賊嚴火禁　初議崇濮安懿
王史館修撰同知諫院蔡抗引禮爲人後之義指陳切
至涕下被面帝亦感泣會京師大水抗推原咎徵守前
說以對大臣不悅之庚戌命抗知制誥兼判國子監罷
諫職　乙卯詔減定袞冕制度從同知禮院李育奏也
育河南人嘗與同列議禁中事既上有中人來問誰爲
此同列懼未對育獨前曰育實爲之中人卽去事亦寢
命知制誥宋敏求韓維同修撰仁宗實錄　九月辛

晉提舉編纂禮書參知政事歐陽修奏已編纂書成百
卷詔以太常因革禮爲名賜修等銀帛有差　壬戌以
霖雨罷大宴司馬光言陛下將有事於南郊羣臣循故
事請上尊號陛下漢自抑損以承天譴慰衆心望自今
所有羣臣上尊號表皆拒而勿受仍令更不得上光旣
奏疏復面有開陳帝嘉納之羣臣凡五上表終不允
己巳策制舉人甲戌以制科入等著作佐郎范百祿爲
祕書丞升一任前和川縣令李清臣爲著作佐郎百祿
所對策曰餝宗廟廢祭祀則水不潤下昝漢孝哀尊共
皇而河南潁川大水孝安尊德皇而京師及郡國二十

九大水孝桓尊崇皇而六郡地裂水涌井溢孝靈尊仁皇而京師大水異世同驗密如符節陛下之於濮安懿王情可以殺而禮不可以加恩可以斷而義不可以隆禮為人後者為之子古者特重大宗則降其私親蓋大宗隆也小宗殺也天地宗廟社稷之祀重也門内之期輕也宜殺而隆之宜輕而重之是悖先王之禮矣禮悖則人心失天意睽此變異所從來也古之聖帝明王未嘗無過然而貴乎能改陛下宜詔有司勿復議追尊事第因濮安懿王建國為之立長以為嗣王世世奉祀安懿王承為一國太祖則人心悅而天意解大雨之眚何

用蕆哉百祿鎮從子也清臣安陽人韓琦妻以其兄之子歐陽修奇其文以爲似蘇軾試祕閣攷官韓維曰荀卿氏筆力也試文至中書修迎語曰清臣不第則繆矣發視如言及廷對或謂清臣嘗以五行傳對當復得第一清臣曰此漢書附會之說吾不之信民閒豈無疾痛可上者乎因言天地之大譬如人身腹心肺腑有所攻塞則五官不寧民人生聚天地之腹心肺腑也日月星辰天地之五官也善止天地之異者不止其異止民之疾痛而已清臣第竟在次等　乙亥遼主如蒲絲淀

丙子以權御史中丞賈黯爲翰林侍讀學士知陳州從

所乞也先是黯與兩制合議請以濮王爲皇伯執政弗
從數詣中書爭論會大雨水時黯已被疾疏言二三執
政建兩統貳父之說故七廟神靈震怒天降雨水流殺
人民於是引疾求去而有是命後十二日卒口占遺奏
數百言猶以濮王議爲請贈禮部侍郎黯修潔自喜在
朝數言事人稱其介直　壬午太白犯南斗　以龍圖
閣直學士判都水監韓贄知河南府坐都城內外溝洫
久不治故也　先是僧官有闕多因權要請謁內降補
人臺諫累有論列仁宗因著令僧官有闕命兩街各選
一人較藝而補至是鑒義有闕中書已下兩街選人不

上而內臣陳承禮以寶相院僧慶輔為請內降令與鑒義中書執奏不可歐陽修乃奏曰補一僧官至小事但中書事已施行而用內降改先朝著令則是內臣撓朝政此何可啟其漸又曰宮女近習自前世常患難制此小事不以為意而從之彼必自張於外以詡朝政可回威勢不小矣帝遽可中書所奏令依例選試　冬十月丁亥朔遼主如醫巫閭山　庚寅以天章閣待制呂公著司馬光為龍圖閣直學士兼侍讀　甲午復以王安石為工部郎中知制誥母喪除故也　己亥遼以太后射獲虎大宴羣臣令各賦詩　癸卯呂誨言臺諫者人

主之耳目天聖景祐間三院御史五員差出者三人常
有二十員而後言事減執政者不欲主上聞中外之
闕失然猶不下十數員今御史臺闕中丞者累月御史
五員差出者三人唯臣與范純仁呂大防供職封章十
上報罷者八九諫官二員司馬光遷它職傅堯俞出使
北庭言路壅塞未有如今日之甚者臣竊爲聖朝惜之
乙巳命知制誥邵必權知諫院　戊申以權發遣三司
開拆司孫永爲諸王府侍讀中書編排文字孫固爲諸
王府侍講穎王好學不倦一日出新錄韓非子屬府僚
讎校永曰韓非險刻背六經之旨願無留意王曰錄備

藏書之數非所好也　壬子以龍圖閣直學士兼侍講盧士宗知青州士宗入辭帝諭曰朕素知卿忠純豈嘗久處於外因命再對及見論祖宗之法無數更變　甲寅呂公著進所編仁宗御集百卷帝御延和殿服鞾袍觀之　以翰林學士馮京爲南郊儀仗使以御史中丞故也郎日更命給事中天章閣待制彭思永權御史中丞　十一月庚午朝饗景靈宮辛未饗太廟壬申祀天地於圜丘以太祖配大赦先是百官習儀尚書省賜酒食郎官王易知醉飽嘔吐御史前劾失儀及是宰相韓琦以聞帝曰已赦罪矣琦言故事失儀不以赦原帝曰

失儀薄罰也然使士大夫以酒食得過難施面目矣李赦之　遼耶律伊遜（舊作乙辛今改）侍寵不法北院樞密使耶律仁先抑之爲伊遜所忌十二月甲午出仁先爲南京留守改封晉王仁先至南京卹孤惸禁姦慝邊境晏然議者謂自裕悅（舊作于越今改）休格（舊作休哥今改）後仁先一人而已

甲辰夏國主諒祚使人來賀正旦丁未使人來賀壽聖節司馬光言近年諒祚雖外遣使人稱臣奉貢而內蓄姦謀窺伺邊境陰以官爵金帛誘中國不逞之人及孰戶蕃部其違拒不從者諒祚輒發兵殺掠弓箭手有住在沿邊者諒祚皆迫逐使人內地邊臣坐視不能救

援遂使其餘熟戶皆畏懾內懷怨憤中國人人各有離叛之心及朝廷遣使齎問則諒祚拒而不納縱有所答皆侮慢之辭朝廷亦隱忍不復致詰諒祚又數揚虛聲以驚動邊鄙而將帥率多懦怯一路有警則三路皆聳盡抽腹內州軍下番兵士置在麾下數月後寂無影響然後遣來未及休息忽聞有警又復回去如此往還疲於道路訖無是事臣料諒祚所以依舊遣使稱臣奉貢者一則利於每歲所賜金帛二十餘萬二則利於入京販易三則欲朝廷不爲之備其所以誘不逞之人者欲訪中國虛實平居用爲謀主入寇則用爲鄉導也其所

以誘脅熟戶追逐弓箭手者其意以爲客軍不足畏唯熟戶弓箭手生長極邊勇悍善鬭若先事翦去則邊人失其所恃入寇可以通行無礙也其所以數揚虛聲驚動邊部者欲使中國之兵疲於奔命耗散諸蕃公私貧困既而邊吏習以爲常不復設備然後乘虛入寇也望明諭中外臣僚有久歷邊任或曾經戰陳知軍中利害及西戎情僞者並許上書擇其理道稍長者從容訪問以治兵禦戎之策則處置自得其宜矣　郊祀既畢侍御史知雜事呂誨復申前議乞早正濮安懿王崇奉之禮且言今佞人進說惑亂宸聽中書遂非執守邪論當

有以發明經義解釋羣疑臣欲乞中旨下樞密院及後來進往兩制臣僚同共評定典禮以正是非久而不決非所以示至公於天下也詔詣進對延和殿開陳懇切前後凡七奏不從因乞免臺職補外又四奏亦不從遂劾韓琦曰永昭陵土未乾玉几遺音猶在乃琦遽欲追崇濮王使陛下厚所生而薄所繼隆小宗而絕大宗言者論辨半年琦猶遂非不爲改正願黜居外藩以慰士

辛亥遼以南京留守蕭惟信爲左伊勒希巴舊作夷離畢今改南府宰相蕭德以老告歸優詔不許北府宰相姚景行出爲武定軍節度使以漢人行宮都部署耶律艮

同知南院樞密使事

續資治通鑑卷第六十三

續資治通鑑卷第六十四

賜進士及第經筵講官太子太保兵部尚書兼都察院右都御史總督湖北湖南等處地方軍務兼理糧餉世襲一等輕車都尉畢沅編集

宋紀六十四 起柔兆敦牂正月盡十二月凡一年

英宗體乾應歷隆功盛德憲文肅武睿聖宣孝皇

帝

治平三年 遼咸雍二年 春正月丁巳遼主如鴨子河 壬申

以翰林學士知制誥范鎮爲翰林侍讀學士知陳州初

鎮草韓琦遷官制稱引周公霍光諫官呂誨駁之於是

琦表求去位鎮批荅曰周公不之魯欲天下之一乎周

帝以鎮不當引聖人比宰相其意謂琦去位則謳歌訟

獄不歸京師欲罷鎮內職執政因諭鎮令自請外而有自命考異李燾曰或云鎮與歐陽修雅相善及議濮王追崇事首忤修意修乘閒爲上言鎮以周公待琦則是以孺子待陛下也鎮坐此出帝於制誥多親閱有不中理必使改之嘗謂執政曰此人君誥訓豈可褒貶失實也先是知制誥韓維奏事便殿嘗言人君好惡當明見賞刑以示天下使人知所避就則風俗可移又言思慮不能全無過差假如陛下誤有處分改之則足以彰納善從諫之美及鎮補外維言鎮誠有罪自可明正典刑若其所失止在文字當包容以全近臣體貌陛下前黜錢公輔中外以爲太重今又黜鎮而衆莫知其所謂臣恐自此各

懷疑懼莫敢爲陛下盡忠者矣　癸酉契丹改國號曰大遼　乙亥宣徽南院使武安節度使程戡卒戡守延州凡六年安重習事治不近名然不爲言者所與初延州夾河爲兩城雉堞卑薄嘗爲夏賊攻圍登九州臺下瞰城中戡調兵夫大增築之後以爲利横山酋豪怨諒祚欲以屬叛取靈夏來求兵爲援戡言豺虎非其相搏則未易取也癰疽非其自潰則未易攻也諒祚久悖慢嘗乘此聽許以蠻夷攻蠻夷中國之利也會帝不豫大臣重生事遂寢不報自以年過七十告老章凡十數上終弗聽遣中使齎手詔問勞賜茶藥黃金乃再上章曰

臣老疾劇矣高奴屯勁兵爲要地豈養病所耶還至鄧城卒贈太尉諡康穆　辛巳以端明殿學士知徐州張方平爲翰林學士承旨初帝謂執政學士獨王珪能爲詔餘多不稱職因問方平文學如何歐陽修對曰方平亦有文學但挾邪不直曾公亮以爲不問其挾邪趙槩又以爲無迹故卒命之（攷異長編載御史呂大防論趙槩衆張方平錢明逸援引非人失大臣憂國致君之意乞下槩問狀以懲不恪攷宋史大防方平明逸槩傳俱不載此事今亦不取）帝嘗問治道體要方平以簡易誠明爲對帝不覺前席曰朕昔奉朝請望侍從大臣以謂皆天下選人今多不然聞學士之言始知有人矣　命翰林學士馮京修撰仁宗

實錄　壬午罷三司推勘官初詔三司舉京朝官一人專領推勘事至是三司奏以爲不便罷之然議者不以罷之爲便也　癸未遼主如山榆淀　先是工部員外郎兼侍御史知雜事呂誨與侍御史范純仁監察御史裏行呂大防合奏曰伏見參知政事歐陽修首開邪議以枉道悅人主以近利負先帝將陷陛下於過舉之譏龍圖閣直學士司馬光亦上疏請罷追崇之議皆不報誨等論列不已而中書亦以劄子自辯帝意嚮中書然未即下詔也執政乃相與密議欲令皇太后下手書尊濮安懿王爲皇夫人爲后皇帝稱親又令帝下詔謙讓

不受尊號但稱親即園立廟以示非帝意且欲爲異日推崇之漸丙子中書奏事垂拱殿時韓琦以祠祭致齋特遣中使召與共議既退外閒言濮王已議定稱皇歐陽修手爲詔草二通一納上前日中太后果遣中使齎寳封文書至中書執政相視而笑詵等聞之即納繳御史告敕居家待罪乞早賜黜責帝以御寳封告敕遣內侍趣詵等令赴臺供職詵等以所言不用雖受告敕猶居家待罪丁丑中書奏事帝又遣中使召韓琦同議即降敕稱準皇太后手書濮安懿王譙國太夫人王氏襄國太夫人韓氏仙游縣君任氏可令皇帝稱親仍尊濮

安懿王爲濮安懿皇譙國襄國仙游並稱后又降赦稱
帝手詔朕面奉皇太后慈旨已降手書如前朕以方承
大統懼德不勝稱親之禮謹遵慈訓追崇之典豈易克
當且欲以塋爲園即園立廟俾王子孫主奉祠事皇太
后諒茲誠懇即賜允從又詔濮安懿王子瀛州防禦使
岐國公宗樸依服闋除節度觀察留後改封濮國公主
奉濮王祀事庚辰呂誨等又奏臣等本以歐陽修首啟
邪議謹諛聖心韓琦等依違附會不早辨累具彈奏乞
行朝典近覩皇太后手書追崇之典並用哀桓衰世故
事乃與政府元議相符中外之論皆以爲韓琦密與中

官蘇利涉高居簡往來交結上惑母后有此指揮蓋欲歸過至尊自掩其惡欺君負國乃致如此首議之臣安得不誅臣等待罪於家屢蒙詔旨促令供職而踧踖未敢承命以此故也若必使臣等就職則當合班庭爭以救朝廷之失雖陛下容納直言爲天下所聞而臣等不能早悟明主之非罪益深重矣豈可復居言路爲耳目之官哉帝令中書降劄子趣使赴臺供職而誨等繳還劄子并後所奏九狀申中書堅辭臺職是日詔避濮安懿王名下一字置濮安懿王園令一人以大使臣爲之募兵二百人以奉園爲額又令河南置柏子戸五十人命

帶御器械王世寧權發遣戶部判官張徽度濮安懿王
園廟地圖上皆從中書所請也壬午詔罷尚書省集議
濮安懿王典禮中書進呈呂誨等所申奏狀帝問執政
當如何韓琦對曰臣等忠邪陛下所知歐陽修曰御史
以爲理難並立若以臣等爲有罪卽當留御史若以臣
等爲無罪則取聖旨帝猶豫久之乃令出御史既而曰
不宜責之太重於是誨罷侍御史知雜事以工部員外
郎知蘄州范純仁以侍御史通判安州呂大防落監察
御史裏行以太常博士知休寧縣故事知雜御史解官
皆有誥詞時知制誥韓維當直又兼領通進銀臺司門

下封駮事執政恐維繳詞不肯草制及封駮敕命遂徑以敕送呂誨等家仍以累不遵稟聖旨赴臺供職為誨等罪雖言罷黜御史事關政體而不使有司預聞紀綱之失無甚於此宜追還誨等敕命由銀臺司使臣得申議論以正官法又言誨等能辭論守職國之忠臣計其用心不過欲陛下盡如先王之法而止耳士大夫貪固寵利厚賞嚴罰猶恐此風不變而復內牽邪說貶斥正人自此陛下耳目壅蔽矣又求對極論其失請追還前敕令百官詳議以盡人情復召誨等還任舊職以全政體皆不從是日詔翰林學士知制誥御史中丞知雜

各舉御史兩人以起居舍人同知諫院傅堯俞兼侍御史知雜事　司馬光言竊聞呂誨范純仁呂大防因言濮王典禮事盡被責降中外聞之無不駭愕臣觀此三人忠亮剛正憂公忘家求諸羣臣罕見其比今一旦以言事太切盡從竄斥臣竊爲朝廷惜之臣聞人君所以安榮者莫大於得人心今陛下徇政府一二人之情違舉朝公議尊崇濮王過於禮制天下之人已知陛下爲仁宗後志意不專悵然失望今又取言事之臣羣輩逐之臣恐累于聖德所損不細閭里之間腹非竊歎者多矣伏望聖慈亟令誨等還臺供職不則且爲之別改近

地一官亦可以少慰外人之心也呂公著言呂誨等以論事過當並從責降開命之始物論騰沸皆云陛下自即位以來納善從諫之風未形於天下今誨等又全臺被黜竊恐義士鉗口忠臣解體且自古人君納諫則興拒諫則亡興亡之機不可不審願陛下以天地之量包荒含垢特追誨等敕命令依舊供職則天下幸甚 二月乙酉朔白虹貫日 命殿中丞蘇軾直史館帝在藩邸聞軾名欲以唐故事召入翰林知制誥韓琦曰蘇軾遠大之器也他日自當爲天下用要在朝廷培養久而用之則人無異辭今驟用之恐天下未必皆以爲然適

冠異之也帝曰與修起居注可乎琦曰記注與制誥爲
鄰未可據授不若於館閣中擇近上貼職與之且請召
試帝曰未知其能否故試如蘇軾有不能邪琦言不可
乃試而命之它日歐陽修具以告軾軾曰韓公可謂愛
人以德矣　　甲午遼驛召武定軍節度使姚景行入見
遼主問以治道奏對稱旨復拜南院樞密使又召入內
殿出御書及太子書示之遼主嘗有意南伐問景行曰
宋人好生邊事如何景行曰自聖宗與宋人和好迨今
幾六十年若以細故用兵恐違先帝成約遼主以爲然
遂止［考異］宋治平間無遼遺釁之事遼史乃云宋人好生事恐遼主借以爲詞或疆場小故宋史不盡載

耳今從遊史書之　乙巳潁王府翊善邵亢奏皇子潁王天質早茂婣媾及期方陛下即位之初而元嗣克家之日推之於禮莫重於斯臣伏見國朝親王聘納雖開寶通禮具有舊儀而因循未嘗施行欲乞下太常禮院博采舊典修撰潁王聘納儀範其故事非禮者悉罷之詔禮院詳定禮院奏開寶通禮親王納妃有納采問名納吉納成請期親迎同牢之禮國朝未嘗用今檢國朝會要皇親婚會禮物數請如會要故事從之　三月丁巳賜羣臣御筵於諸園苑　己未彗星晨見於壁長七尺許攷異李燾曰本紀在庚申今從實錄及本志　辛酉起居舍人同知諫院傅堯

俞侍御史趙鼎趙瞻自使遼歸以嘗與呂誨言濮王事家居待罪而堯俞辭新除侍御史知雜事告牒不受稽首帝前曰臣初建言在誨前今誨等逐而臣獨進不敢就職帝數諭留堯俞等堯俞等終求去乃以堯俞知和州鼎通判淄州瞻通判汾州司馬光言比蒙聖恩宣諭濮王稱親事云此事朕不欲稱假使只稱濮王與仙游縣君有何不可臣乃知陛下至公初無過厚於私親之意直爲政府所誤以致外議紛紛必謂旦夕下詔罷去親名其已出臺官當別有除改見任臺官亦優加撫諭使之就職今忽聞傳堯俞等三人相繼皆出此政府欲

閉塞來者使皆不敢言然後得專秉大權逞其胸臆耳伏望特發宸斷召還堯俞等下詔罷不稱親如此則可以立使天下憤懣之氣化爲歡欣誹謗之語變爲謳歌矣不從光遂奏請與堯俞同責因家居待罪又奏陛下即位之年臣已曾上疏預戒追尊之事及過仁宗大祥臣即與堯俞詣政府白以爲人後者不得顧私親之義當兩制禮官共議時臣又獨爲衆人手撰奏草若治其罪臣當爲首其呂誨等係後來論列旣蒙遣逐如臣者豈宜容恕縱陛下至仁特加保庇臣能不愧於心乎又奏乞早賜降黜凡四奏卒不從　壬戌以屯田員外郎

簽書江寧節度判官事孫昌齡爲殿中侍御史太常博士監永豐倉郭源明爲監察御史裏行源明勸子也甲子以都官員外郎黃炤爲侍御史太常博士蔣之奇爲監察御史裏行初命王珪等舉官已除孫昌齡及郭源明而尚闕兩員中書以珪等前所舉都官員外郎孔宗翰等七名進而炤中選帝又特批之奇與御史歐陽修素厚之奇前舉制科不入等嘗詣修盛言追崇濮王爲是濮非范百祿所對修因力薦之即與炤並命之奇入對帝面諭曰朕繼覽鄉所對策甚善而有司誤遺故親有是除之奇宜興人堂從子宗翰道輔子也　是日

納故宰相向敏中孫女爲皇子潁王婦封安國夫人先是禁中遣使泛至諸臣家爲王擇配記室韓維奏宜選勳望之家精揀淑媛攷古納采問名之義以禮成之不宜苟取華色而已帝嘉納之　戊辰帝親錄囚　庚午以彗出避正殿減常膳帝對樞臣以彗爲憂胡宿請備邊呂公弼曰彗非小變不可不懼陛下宜側身修德以祗天戒臣恐患不在邊也　新除監察御史裏行郭源明奏免除命乞追還呂誨等詔聽源明免以告牒納中書　辛未手詔曰朕近奉皇太后慈旨濮王令朕稱親仍有追崇之命朕惟漢史宣帝本生父稱曰親又謚曰

悼裁置奉邑皆應經義旣有典故遂遵慈訓而不敢當
追崇之典又以上承仁考廟祉之重義不得兼奉私親
故但即園立廟俾王子孫世襲濮國自主祭祀遠嫌有
別蓋欲爲萬世法豈皆權宜之舉哉而臺官呂誨等始
者專執合稱皇伯追封大國之義勝以本生之親改稱
皇伯歷攷前世並無典據追封大國則又禮無加爵之
道自罷議之後誨等奏促不已忿其未行乃引漢哀帝
去恭皇定陶之號立廟京師干亂正統之事皆朝廷未
嘗議及者歷加誣詆自比師丹意欲搖動人情眩惑衆
聽以致封還詰敕擅不赴臺明繳留中之奏於中書錄

傳訓上之文於都下暨手詔之出誨等則以稱親立廟皆爲不當朕覽誨等前疏亦云生育之恩禮宜追厚俟祥禫既畢然後講求典禮襃崇本親今乃反以稱親爲非前後之言自相抵牾傳堯俞等不顧義禮更相倡和旣撓權而示衆復歸過以取名朕姑務含容止命各以本官補外尚慮搢紳士民不詳本末但惑傳聞欲釋羣疑理當申諭宜令中書門下俾御史臺出榜朝堂及進奏院遍牒告示庶知朕意　命左諫議大夫天章閣待制兼侍講李綬知諫院供職　癸酉詔曰去秋以來雨潦爲沴今星躔生變咎證昭灼故避殿撤膳夙夜惕厲

永惟四海之內獄訟煩冤調役頻亢輿鰥寡孤獨死亡
貧苦甚可傷也轉運使提點刑獄分行省察而矜恤之
刹病大者悉以聞庶仁恩家至副朕貿畏之心焉　辛
巳彗星見於昴如太白長丈五尺壬午字于畢如月〔考異
遼史作壬午彗星見于西方此從宋史〕　夏四月甲申朔覲文殿學士戶
部侍郎孫沔自環慶改帥鄜延未至卒於道贈兵部尚
書諡威敏沔居官以才力聞然喜燕遊好色故中間坐
廢　丙戌禮院言濮安懿王建廟當行祭告而宗樸喪
服未除請權以本宮諸弟攝事其祝文令教授爲之初
命翰林學士馮京撰祝文京言本院未有體式乞下禮

院議禮院議稱皇帝某謹遣官恭告於濮安懿王旣而以前詔俾王子孫奉祠事乃更定此議帝嘗以稱親之議質於天章閣待制兼侍講王獵獵以爲不可帝曰王相待素厚亦持此說耶獵對曰臣被王恩厚故不敢以非禮名號加於王所以爲報也　命密州觀察使宗旦同知大宗正司事宗旦居所生母喪以孝聞始請別擇地以葬歲時奠祀後著爲法　己丑賜工部侍郎致仕皇甫泌帛一百匹泌獻所著周易精義等書故有是賜　賜眞定府僧懷丙紫衣初河中府浮梁用鐵牛八維之一牛且數萬斤後水暴漲絕梁牛沒於河募能出

之者懷丙以二大舟實土夾牛維之用大木爲權衡狀鉤牛徐去其土舟浮牛出轉運使張燾以聞而有是賜

以工部郎中天章閣待制陸詵爲兵部郎中鄜延路都總管經略安撫使兼知延州

贈皇后弟內殿崇班高士林德州刺史士林將家子獨喜學帝嘗以謹守法律四字誨之曰能如此則爲良吏矣每欲進擢后屢辭既卒始追贈焉明年又贈節度使

乙未潁王府翊善同修起居注邵亢以知制誥知諫院兼判司農寺於是帝謂潁王曰翊善端直朴厚已擢爲諫官矣王頓首謝以金部員外郎天章閣侍講傅卞爲起居舍人同知諫

院卞議濮王典禮與執政意合故驟進　以度支郎中王稷臣直集賢院充潁王府翊善令於皇子兩位供職

辛丑命龍圖閣直學士兼侍講司馬光編歷代君臣事蹟於是光奏曰臣自少以來略涉羣史竊見紀傳之體文字繁多雖以衡門專學之士往往讀之不能周浹況於帝王日有萬幾必欲徧知前世得失誠爲未易竊不自揆常欲上自戰國下至五代正史之外旁采它書凡關國家之盛衰係生民之休戚善可爲法惡可爲戒帝王所宜知者略依左氏春秋傳體爲編年一書名曰通志其餘浮冗之文悉刪去不載庶幾聽覽不勞而聞

見甚博私家區區力不能辦徒有其志而無所成頃臣曾以戰國時八卷上進幸蒙賜覽今所奉詔旨未審令臣續成此書或別有編集若續此書乞亦以通志爲名其書上下貫串千餘載固非愚臣所能獨修伏見翁源縣令廣南西路經略安撫司句當公事劉恕將作監主簿趙君錫皆以史學爲衆所推欲望特差二人與臣同修庶使得早成書不至疏略詔從之而令接所進八卷編集俟書成取旨賜名其後君錫以父喪不赴命太常博士國子監直講劉攽代之恕筠州人君錫良規之子攽敞弟也　司空致仕鄭國公宋庠卒帝方以災異避

正殿有司誤奏毋臨喪乃爲輓辭二篇賜之贈太尉兼侍中謚元憲帝爲篆其墓碑曰忠規德範之碑庠與弟祁以文學名擅天下儉約不好聲色讀書至老不倦尤畏法在揚州使工甓堂塗取卮酒與之後知誤取公使立償之而取予者皆被罰自初執政遇事輒分別是非可否用是斥退及再登用遂浮沈自安然天資忠厚嘗曰逆詐恃明殘人矜才吾終身弗爲也沈邈嘗爲京東轉運使數以事侵庠及庠在洛陽邈子爲府屬所惡欲治之以法庠獨不肎曰是安足罪也人以此益稱其長者　戊申以河東轉運使吳充爲鹽鐵副使帝雅知充

數問亢所在會亢入覲帝諭以教授侍事嘉勞之居河東幾半歲即召入　樞密副使禮部侍郎胡宿屢乞致仕庚戌罷爲吏部侍郎觀文殿學士知杭州　以殿前都虞候容州觀察使郭逵遷檢校太保同簽書樞密院事同簽書樞密院事自逵始于是知制誥邵必當制草詞以進言逵武力之士不可置廟堂望寢詔敕與執政熟議弗聽逵既入西府衆多不服或以咨韓琦琦曰吾非不知逵望輕也故事西府當用一武臣上欲命李端愿吾知端愿傾邪故以逵當之（考異）李燾曰或云上本意欲用張方平韓琦知方平不附已猥曰西府久不用武臣宜稍復故事上督其人無以應乃遽用逵知諫院邵亢御

史吳申呂景交章論祖宗朝樞府參用武臣如曹彬父子馬知節王德用狄青勳勞爲天下所稱則可邇黠倖小才豈堪大用不報　壬子司天監奏彗星浸微羣臣詣閤門拜表乞御正殿復常膳不許三表乃許之　是月遼境霖雨　五月乙丑詔河北戰兵三十萬陝西戰兵四十五萬并義勇令本路都總管常加訓練毋得占役時邊臣或奏請增兵朝廷以爲兵數不少故降是詔

是日彗行至張而沒　戊辰帝謂羣臣曰朕日與公等相見每欲從容講論治道但患進呈文字頗繁多不暇及中書常務有可付有司者悉以付之自是中書細

務止進熟狀及事有定制者歸有司中書降敕而已
庚午詔中書樞密自今朔望會于南廳　吏部流內銓
進編修銓曹格敕十四卷　右武衛大將軍果州刺史
叔褒領文州團練使初制宗室入學十五以上通兩經
者大宗正以聞命官試論及大義中者度高下賜出身
或遷官至是叔褒試所學中格故有是命叔褒德恭曾
孫也　乙亥遼主駐特古里（舊作拖古烈今改）　丁丑以屯田
員外郎王克臣子孝莊爲右屯衛將軍駙馬都尉賜名
師約以尚德寧公主故也初帝數稱唐公主多下嫁名
人及選得師約其父子皆業進士令至宰相第試以詩

并其所業賦一編進御召見淸居殿又諭以毋廢學後又出經籍及紙筆墨硯賜之　辛巳遂以戶部使劉詵爲樞密副使詵爲戶部使歲入羨餘錢三十萬緡故有是擢　六月乙酉以駕部郎中知磁州李田監淄州鹽酒稅務嘉祐六年始置考課法至是考課院言田再考在劣等故有是命坐考劣降等自田始　丙戌同鶻貢於遼　丁亥免陸詵正衙令入見帝勞問之曰卿嶺外處畫無不當者鄜延最當邊境故選用卿今將何先詵曰邊事難以遙度抑未審陛下意在安靜或欲示威也帝曰大抵邊陲宜以安靜爲務昨王素爲朕言朝廷與

帥臣常欲無事自餘將校無不生事要功者卿謂此言如何詵曰素言是也陛下能責任將帥令疆埸無事卽天下幸甚　辛卯以太常博士劉庠爲監察御史裏行庠私議濮王事與執政意合故命以言職　壬辰贈故霸州文安縣主簿太常禮院編纂禮書蘇洵光祿寺丞所修書方奏未報而洵卒賜其家銀絹各百兩匹其子軾辭所賜求贈官既從之又特敕有司具舟載其喪歸蜀嘉祐初王安石名始盛歐陽修亦善之勸洵與安石游而安石亦願交于洵洵曰吾知其人矣安石母死士大夫皆弔洵獨不往　甲辰準布舊作阻卜今改貢于遼　己

酉御崇政殿疏決在京繫囚　壬子改清政殿曰欽明召直集賢院王廣淵書洪範於屏謂廣淵曰先帝臨御四十年天下承平得以無爲朕方屬多事豈敢言自逸故改此殿名因訪廣淵先儒論洪範得失廣淵對以張景所得最深遂進景論七篇明日復召對延和殿謂廣淵曰景所說過先儒遠矣以三德爲馭臣之柄尤爲善論朕遇臣下常失之柔是以特書此言置之坐右以爲觀省非特開元無逸圖也　秋七月癸丑朔遼以西北路招討使蕭珠濟（舊作朮者今改）爲北府宰相以左伊勒希巴（舊作夷离畢今改）蕭惟信爲南院樞密使以同知南院樞密事

耶律白爲特里衮舊作惕隱今改　甲寅以屯田員外郎吳申爲殿中侍御史初劉庠舉申自代帝曰朕固知申遂擢用焉庠申門人也自傳卞議濮王事稱旨庠及申私論與卞協故相繼並居言職　丙辰遼南院樞密使姚景行致仕庚申遼錄囚辛酉景行復爲南院樞密使　乙丑以奉國留後虢國公宗誨爲保靜節度使于是濮王子孫及魯王孫各遷官一等遷者凡二十人帝之爲皇子辭疾不肯入宮詔本位長屬敦促宗誨最長於是勸行及帝即位宗誨上十餘章論功帝不得已特遷奉國留後中書召知制誥韓維命辭再三屬之曰語勿太淺

也宗諤在藩素嫉帝宗諤有庖夫善羊臑帝使之爲臑兩盤宗諤見問之對曰十三使之臑也宗諤怒毀器覆肉笞其庖夫宗諤性陰狡所惡婢妾往往鴆殺之　丁卯遼主如薦絲淀以歲旱遣使賑山後貧民　八月己亥以龍圖閣直學士兼侍講呂公著知蔡州公著嘗言濮安懿王不當稱親及須諱于天下又請追還呂誨等皆不從即稱疾求補外官帝曰學士朕所重豈得輕去朝廷公著家居者百餘日遣內侍楊安道即家敦諭且戒安道曰公著勁直宜徐徐開曉語勿太迫也又數令其兄公弼勸之公著起就職才數月復上章請出故有

是命　九月壬子朔日有食之　癸丑以知制誥史館修撰蔡抗爲龍圖閣直學士知定州帝謂抗曰第行且召卿矣郡兵番戍室家留營多不謹夫歸輒首原抗下令恐按以法戍兵感之　乙卯命知制誥宋敏求題灉安懿王及三夫人廟主于園　丙辰幸天章寶文閣命兩府觀翰林學士王珪所書仁宗御書詩石刻初仁宗立帝爲皇子珪請對而後草詔後有間珪者是日御蘂珠殿召珪設紫花墩賜坐勞問久之詔中書授珪兼端明殿學士且諭曰執政員闕卽命卿矣翼日又賜盤龍金盆一珪惶恐以謝帝謂曰朕知卿忠純有守最者有

讒語朕今釋然無疑矣珪頓首曰非陛下保全臣何以至此　癸亥詔自今待制已上自遷官後六歲無過則復遷之有過亦展年至諫議大夫止京朝官四歲磨勘至前行郎中止少卿監仍以七十員爲定員有闕即檢勘至前行郎中遷及四歲以上校日月之久者次補之少卿監以上遷官聽旨如別有勞績或因要重任使特旨推恩者即不在此例　乙丑以太常博士監察御史裏行馬默守本官通判懷州初默彈奏濟州防禦使李珣犯銷金并匠人送開封府官吏不能正其罪又言宗惠女使當如法錄問且請自今外人罪連宗室大辟皆

錄問然後斷又言國子監直講劉攽輕薄無行多結交
富貴舉人不可爲開封試官又言勉及所壞倉米十八
萬石當治米所以濕惡弁劾提點倉場李希逸以不覺
察而及等貸由希逸舉發默除御史時攽有戲言默用
此怨故妄彈奏攽默又屢言濮王不宜稱親帝以爲疏
繆故黜之御史劉庠奏乞留默弗聽　皇城司嘗捕銷
金衣送開封府推官竇卞上殿請其獄曾有以內庭爲
言者帝疑之卞曰眞宗禁銷金自掖庭始今不正以法
無以示天下且非祖宗立法意詔如卞請　庚辰知諫
院傅卞言風聞貴戚奏薦恩澤未經減定或托以親戚

濫及商賈商販之徒詔自今妃嬪公主以下非有服親
若有服親之夫無得奏薦　是月夏國主諒祚舉兵寇
大順城入寇柔遠寨燒屈乞等三郡柵毁木槙初環慶
經略安撫使蔡挺知諒祚將入寇即遣諸將分屯要害
以大順城堅雖被攻不可破不益兵柔遠城惡命副使
總管張玉將重兵守之敕近邊熟戶入保清野戒諸寨
無得逆戰諒祚將步騎數萬攻圍大順三日蕃官趙明
與官兵合擊之諒祚銀甲氈帽以督戰挺先選彊弩八
列於壕外注矢下射重甲洞貫諒祚中流矢遁去復寇
柔遠張玉募膽勇三千人夜出擾賊營賊遂驚潰遁中

使賜挺手詔慰勞諒祚退屯金湯聲言謀發步騎且出嫚辭須已得歲賜復攻圍大順城鄜延經略安撫使陸詵言朝廷積習姑息故賊敢狂悖不稍加詰責則國威不立卽止其歲賜銀帛牒宥州問故帝喜曰固知此人可倚也詔詵得宥州報具問而諒祚果大沮盤桓寨下取糧四反卒不敢入寇又歲儉貧願得賜物乃報言邊吏擅興兵行且誅之矣　冬十月壬午朔以仙游縣君任氏墳域爲園從禮院所奏也　癸未遣西京左藏庫副使何次公齎詔賜夏國主諒祚問所以入寇之故仍止歲賜銀帛陸詵言西戎頗順矣不若且賜時服因以

詔問之彼必感懼今特遣文公彼多姦詐或疑朝廷畏已則未遽服也不從　甲申以戶部判官直集賢院王廣淵直龍圖閣兼侍讀集賢殿修撰周孟陽兼侍講帝不豫廣淵夔恩忘食寢帝自爲詔以慰安之曰朕疾少閒矣乙酉詔兩日一御邇英講讀時帝已不豫然近臣尙未知也于是皇子頴王等引仁宗故事以請從之丁亥詔令禮部三歲一貢舉天下解額于未行間歲之法已前率四分取三分禮部奏名進士以三百人爲額明經諸科不得過進士之數　以同簽書樞密院郭逵爲陜西四路沿邊宣撫使兼權判渭州逵懇辭簽書帝

曰初欲授卿宣徽使慮外人以爲罷政節領樞職往以重使權　甲午詔宰臣參知政事舉才行士可試館職者各五人先是帝謂中書曰水潦爲災言事者多云不進賢何也歐陽修曰近年進賢之路太狹誠當今所患帝曰何謂進賢路狹中書常所進擬者其人皆如何修曰自富弼韓琦當國以來十數年間外自監司內則省府選擢甚精時亦得人然皆是錢穀刑名彊幹之吏此所謂用才臣言進賢路狹乃館職也帝曰如何修曰朝廷用人之法自兩制遷居兩府自三館遷居兩制然則三館者輔相養材之地也往時人三館有三路今塞其

二矣此臣所謂太狹也帝曰何謂三路修曰進士高科一路也大臣薦舉一路也因差遣例除一路也往時進士五人以上及第者皆得試館職第一人及第不下十年有至輔相者今第一人及第兩任凡十年方得試館職而第二人以下無復得試是高科一路塞矣往時大臣薦舉隨即召試今止令上簿候館閣闕人乃試而館閣人初無員數無有闕時則上簿者永無試期是薦舉一路又塞矣唯有因差遣例除者半是年勞老病之人此臣之所謂進賢路太狹也新格置編校官八人皆用選人歷七年乃自校勘除校理此外未嘗有所擢用臣

謂此八員者並仍舊它員或闕卽令中書擇人進擬庶無遺賢故有是詔因謂輔臣曰館閣養才之地比欲選數人出使無可者公等其各爲朕搜揚雖執政親戚世家勿避朕當親閱可否于是韓琦曾公亮歐陽修趙槩等所舉蔡延慶夏倚王汾葉均劉攽章惇胡宗愈王存李常張公裕王介蘇稅安燾蒲宗孟陳侗陳睦李淸臣朱初平黃履劉摯凡二十人皆令召試琦等以人多難之帝曰旣委公等舉之苟賢豈患多也乃令先召權提點陜西刑獄度支員外郎蔡延慶等十人餘須後試延慶齊子也　丙午羣臣以來歲元會表上尊號曰體乾

應歷文武聖孝皇帝詔不許五表乃許之　十一月甲寅以慶州蕃官都巡檢司趙明領順州刺史以擊夏人于大順城有功也于是將士及蕃官有功者隨輕重賞之　戊午帝不豫　己巳歸徐國公主于王氏皇后及皇子潁王東陽郡王送至第詔皇后翼日乃歸　司馬光奏曰今歲彗星彰見連月乃滅飛蝗害稼日有食之加之陝西河東夏秋乏雨禾既不收麥仍未種西戎內侮邊鄙未安而朝廷晏然曾不爲意或以爲自有常數非關人事或以爲景星嘉瑞更當有福今者又有佞臣建議請上尊號其爲欺蔽上天誣罔海內孰甚于此伏

望止羣臣所上章表卻尊號而弗受更下詔書深自咎
責廣開言路求所以事天養民轉災爲福之道俟聖體
康復天時豐穰然後推崇徽號何晚之有臣承乏侍從
誠見近日羣臣皆以言爲諱入則拜手稽首請加鴻名
出則偕立族談腹非竊笑終無一人爲陛下正言其不
可者是敢妄進狂瞽唯聖明采察不從　初夏人寇大
順帝問兩府策將安出宰相韓琦請罷止歲賜遣使齎
詔往問樞密使文彥博等曰如此則邊釁大矣因引寶
元康定之喪師以動帝意（攷異宋史韓琦傳議停歲賜絕和市遣使問罪樞密使文彥博難之或舉寶元康定事然則引寶元康定事者非彥博也當時任樞府者尚有陳旭呂公弼二人未審誰

所言今從長編琦曰兵家須料彼此今日禦戎之備大過㫺時且諒祚狂童豈可比元昊也詰之必服帝竟從琦議遣何次公往使朔退二府以所論不同各相私語彥博謂其黨曰渠自言料敵且觀渠所料逾月次公還以諒祚表進帝已臥疾輔臣因入問起居畢琦抑御榻曰諒祚服罪否帝力疾顧琦曰一如所料諒祚所上表雖云受賜累朝敢渝先誓然尚多游辭歸罪于其邊吏乃復賜詔詰之令專遣使別貢誓表具言今後嚴戒邊上酋長各守封疆不得點集人馬輒相侵犯其鄜延環慶涇原秦鳳等路一帶久係漢界熟戶并順漢西蕃不得更行

劫虜及逼脅歸投所有漢界不逞叛亡之人亦不得受有招納苟渝此約是爲絕好餘則遵依先降誓詔朝廷恩禮自當一切如舊　先是帝久服藥監察御史裏行劉庠奏請立皇太子帝不懌封其奏一日宰相韓琦等問起居退頴王出寢門憂形于色顧琦曰奈何琦曰願大王朝夕勿離左右王曰此乃人子之職琦曰非爲此也王感悟去帝自得疾不能語凡處分事皆筆于紙

十二月壬午遼以知樞密院事楊績爲南院樞密使以樞密副使劉詵參知政事丁酉以西京留守哈珠舊作合朮今改爲南院大王旋出蕭珠濟爲武定軍節度使　遼主

以楊績舊臣特詔燕見論古今治亂人臣邪正遼主曰方今羣臣忠直耶律玦劉詵而已然詵不及玦之剛介績拜賀曰何代無賢世亂則獨善其身主聖則兼善天下陛下區分邪正陟黜分明天下幸甚遼主又嘗諭詵曰卿勿憚宰相時北院樞密使耶律伊遜勢焰方熾詵奏曰臣于伊遜尚不畏何宰相之畏伊遜銜之相與排詆未幾出詵爲保靜軍節度使　辛丑帝疾增劇輔臣問起居罷琦復奏曰陛下久不視朝中外憂惶宜早立皇太子以安衆心帝頷之琦請帝親筆指揮帝乃書曰立大王爲皇太子琦曰必潁王也煩聖躬更親書之帝

又批于後曰潁王頊琦曰欲乞卽今晚宣學士降麻帝
復頷之琦召內侍高居簡授以御札命翰林學士草制
學士承旨張方平至榻前稟命退而草制壬寅立皇子
潁王頊爲皇太子帝既用輔臣議立皇太子因泫然下
淚文彥博退謂韓琦曰見上顏色否人生至此雖父子
亦不能無動也琦曰國事當如此可柰何皇子始聞命
辭于榻前者久之　癸卯大赦賜文武官子爲父後者
勳一轉　乙巳詔以來年正月十九日冊皇太子翰林
學士承旨張方平爲禮儀使翰林學士王珪撰冊文錢
明逸書冊知制誥宋敏求書寶　是年遼放進士張孫

等百一人

續資治通鑑卷第六十四